

于坚 大地随笔

于坚随笔

YUJIAN DADI SUIBI

于坚

著



于坚随笔
YUJIAN DADI SUIBI
大地随笔
于坚

于坚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WX10N12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坚大地随笔/于坚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 12
ISBN 978-7-5613-5383-7

(于坚随笔)

I. ①于… II. ①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1240 号

于坚大地随笔

著 者	于 坚
策划编辑	王 刚
责任编辑	张 立
责任校对	安 雄
装帧设计	屈 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5383-7
定 价	29.8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传真:(029)85251046

目 录

001	云南冬天的树林
007	春天
009	远方的声音
010	怒江
012	在澜沧江中
014	金沙江
016	滇池
018	森林之王
021	麂子
023	与豹子的遭遇
025	农场所见的高原
027	在甘蔗地上
028	果子
030	颂歌式的葬礼
032	大地上的沐浴
033	哥布的父亲
034	苍山的三种面貌
036	阴影的游戏
037	登斜阳峰

040	春天的火车
051	多依河水车
060	云朵下的女子
064	火炉上的湖泊
079	红山上的圣殿 记布达拉宫之一滴
096	在哲蚌寺看晒佛
103	怀念美丽的德宏
105	在高黎贡山之西
110	秋天我在泸沽湖
114	一个俗人在拉萨
119	温泉
134	椅子 宜良散记
159	建水小记
167	元谋土林
170	大理石记
179	山洞记
192	丹巴记 古碉楼上西南月 犹照丹巴女儿衣
219	虎跳峡记

云南冬天的树林

在冬天,云南的树一片苍绿。无论是叶子阔大的树,还是叶子尖细的树,抑或叶子修长的树,都是绿的,只是由于气温不同,所以绿色有深有浅,有轻有重。从云南群山的某一座山峰往下望去,只见一片葱茏,这时已是12月底,一点冷落的迹象也没有,偶尔的有些红叶、黄叶从这里那里冒出来,使山林的调子显得更为暖和。一直到3月份,这无边无际的绿色也不落去,它直接在树上转为了春天的嫩绿。

在冬天的云南,要获得一种史蒂文森所谓“冬天的心境”很不容易,要见着“在冬天,乌鸦和雪”这类实况,得往北方走,越过许多绿色的峡谷和永不结冰的大河,一直到进入北纬25°的附近。云南的冬天没有通常诗歌所惯写的某些冬天意象,在这里,冬天这个时间概念所暗示的只是一种教科书上的文化,一个云南口音的罗曼蒂克小诗人幻觉中的小矮人和白雪公主;一个来自外省的漫游者所讲述的关于暴风雪和蓝胡子的传奇故事。在云南,“冬天”这个词和正在眼前的具体事物无关,它甚至和棉袄、围巾这些北方的抢手货无关。

然而,树叶同样会在云南死去。

树叶永远,每一个月份都在死去。在最喧嚣、最明亮、最生机勃勃的春天,你也会看到一两片叶子,几百片叶子,从某棵树上不祥地落下来,但你永远看不到它们全体死去,看不见它们作为集体,作为“树叶”这个词的死亡。常常是,它们在每一个季节都活着,在云南所有树木的树冠的附近,保持着绿色,像永远丧失了飞翔功能的鸟群。死,永远只是单个的,自觉自愿的选择。时间并不强迫树叶们在预定的时刻(冬天)一齐死去。每一片叶子的死亡,仅仅是这片叶子的死亡,它可以在任何年代、任何季节、任何钟点内,它并不指望自己的离去同时也是一整个季节的结束。因此,死亡本身是一次选择。连绵不断的死亡和连绵不断的生命在云南的每一个季节共存,死去的像存在的一样灿烂而令人印象深刻。这就是为什么在云南冬天的山中,忽然看到一簇色彩斑斓的紅葉,人会感到触目惊心、热泪盈眶。

一片叶子的落下就是一次辉煌的事件。它忽然就离开了那绿色的属性,离开了它的“本质”,离开了树干上那无边无际的集体,选择了它自己内在的、从未裸露过的深红或者褐黑。它落下来,从本该为世界所仰视的地方,落到会被某种践踏所抹去的地方。它并不在乎这种处境的变化,它只是在风来的时候,或者雨中,或者随着一只鸟的沉浮,一匹兽的动静,在秋天或者夏天,在黎明或者正午,在它自己的时间内,这片树叶忽然就从那绿色的大陆上腾飞而起,像一只金蝶。但它并不是金蝶,它只是一片离开了树和绿色的叶子,它并没有向花朵炫耀自身,进而索取花粉的愿望。

它只是要往下去。不论那里是水还是泥土,是石头还是空地。一片叶子自有它自己的落下。这不是一块石头或一只蜂鸟的落下,不是另一片叶子的落下:它从它的角度,经过风的厚处和薄处,越过空间的某几层,在阳光的粉末中。它并不一直向下,而是漂浮着,它在没有水的地方创造了漂浮这种动作。进入高处,又沉到低处,在进入大地之前,它有一阵绵延,那不是来自某种心情、某种伤心或依恋,而是它对自身的把握。一片叶子的死亡令人感动,如果这感动引起了惆怅或怜惜,那么此人就不懂得云南的树叶。他是用北方的心境来感受云南了。实际上,死亡并不存在,生命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片叶子,或者由“叶子”这个词所指示的那

一事物，它脱离了树和天空的时间，进入了另一种时间。在那儿具有叶子这种外形的事物并不呈现为绿色，并不需要水分、阳光和鸟群。它是另一个时间中的另一种事物。

没有人知道这些树叶是何时掉下来的，世界上有无数关于树和森林的书，但没有一本描述过一片叶子的落下。在那些文字里，一片叶子只是一个名词和些许形容词的集合体，没有动词，每个人都看见过这些树叶，一片叶子的落下包含多少美丽的细节啊！然而永远不会有人听见一片树叶撞到风的时候的那一次响声，就像在深夜的大街上发生的车祸，没有目击者，永远没有。一切细节都被抹去，只被概括为两个字“落叶”。这些被叫做“落叶”的东西，看上去比栖居在树上的年代更为美丽悦目，没有生命支撑的花纹，凝固在干掉的底基上，有鱼的美，又有绘画的美；由于这些美来自不同时间内的单个的死亡，因而色彩驳杂、深浅不一，缺乏某种统一的调子，它们的丰富使“落叶”这个词显得无比空洞。“落叶”是什么？没有落叶，只有这一片深红的或那一片褐黑的，一个诗人永远想不出用什么意象来区别、表现它们，这景象在文学史上像“落叶”这个词一样空白。

冬天，当整个世界都被北方那巨大的整体的死亡所笼罩，当人们沉浸在对乌鸦、雪和西风的体验或回忆中，在云南，有几片叶子在12月31日下午4点10分51秒落下。它们所往不同，一片在山冈的斜坡上，一片在豹子洞穴的边缘，有两片在树的根部，还有几片，踩着风梢过了红色沼泽。

在云南冬天的树林中，心情是一种归家的心情。生命和死亡，一个在树上，一个在树下，各有自己的位置。在树上的并不暗示某种攀登、仰视的冲动；在树下的并没有被抛弃的寂寞。在这美丽、伸手可触的林子中，唯一的愿望就是躺下。躺下了，在好日子，进入林子深处，在松树叶或者老桉树叶的大床上躺下，内心充满的不是孤独、反抗或期待（期待另一个季节），不是忍受，而是宁静、自在、沉思或倾听。

躺在那儿，仰望散漫在树干和叶子之间的光束和雾片；仰望在树叶间露出的斑斑蓝宝石天空，像处于一簇水草底下的虾，周围、上下全是树叶，生的和死的同样丰满、同样拥挤、同样辉煌。松开四肢、松开肺、松开心脏和血管，松开耳孔、鼻孔、毛孔，让树皮的气味，汁液和草浆的气味，马鹿和

熊的气味，松鼠和蛇的气味灌进去，在没有声音的地方，倾听无以命名的声音。有什么在落叶上“沙沙沙”地走，没有脚踵地走，那“沙沙沙”也不是声音，不能模仿，不能复述，只能倾听。你最后连倾听也放弃了，你进入到那声音中，和那声音在一个内部，你像你身子下面那黑暗中的土层一样，和根，和根周围的土、水、昆虫在一起。你们并没意识到“在”，只是在着，在那儿，冬天，山中的某处。

躺在那儿，望着蚕豆那么大的黑蜘蛛在你眼前一寸许的地方做网，比较着它的那些腿哪一条更长些。奇怪的虫，它怎么能支配那么多腿？它似乎永远想把这个世界网罗起来，它们把一切都当成鱼了。在没有任何依托的地方，沿着一根丝，爬过来，再爬回去；这绝对是一个攀援绝壁的勇士的高难动作。那丝的一头来自一丛牛蒡花的刺毛上，另一头则搭在一棵桦树的树皮缝中，我的眼睛看不见它是如何把那根丝在树上打结的。世界上有些地方，看是无能为力的，想象也不能抵达。它们居然在无人能计算的时间内做出了一顶降落伞那样的东西，它像伞兵一样居于正中，并不落下，自足自在的昆虫，守着它那一份很小的天堂，一动不动。

躺在那儿。看一只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偷看它的鸟，这只鸟你从未见过，你或许在书上读过这些鸟的名字，但你不知道它的名字是那些中的哪一个。这并不妨碍你看这只鸟，从未有一只鸟在你生命那么近的地方待过。它就在你头上。一棵老橡树垂下来的枝上。伸手你就能捕捉到它，但你不会伸手。你被一个生命的自在所震慑。那是最无作为的自在。这是一只小姑娘似的鸟。它梳头，打开翅膀，跳跳，把头靠在羽毛上休息，它还听了听，一只小鸟听到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这个念头令人不快，但很快就过去了。看一只鸟怎样生活，毕竟胜过看一出舞剧或者话剧。这儿不需要鼓掌，不需要评论，没有判断的压力，不是对智力的考验。它要的，只是看。看它怎样一蹬树枝，腾飞而去；看它最终能飞多高；看它怎样再次从树叶中钻下来；看它再次回到那儿。这个活蹦乱跳的小生命，和那个被称为“鸟”的东西毫不相干。

躺在那儿，看看蚂蚁的生活场景，它的城市、街道、广场、工地和车站。看看这个共和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俗。如此广阔的世界，这些黑色公

民只安居于它们那一只碗那么大的地盘,并且生活得如此紧张、如此勤奋,我永远看不见一只睡到12点才起床的蚂蚁。我看见它们运送粮食,那是一项怎样伟大的工程!如果作为一个巨人在埃及的天空上看埃及人建金字塔,那情景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其他的团结能比一群蚂蚁的团结更具有“团结”这个词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这些有着严密的组织和秩序的小生灵,在树林里到处可见,你不知道它们在忙些什么,那些小脑袋里都是些什么念头,你有时觉得自己的脑袋太大了,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顾虑、负担、杂感;但是一旦目睹了蚂蚁社会那些神圣的仪式,人会丧失思想的愿望。仿佛成了蚂蚁群中的一个,你开始爬行,虽然不动,但一种爬的快感占有着你的皮肤和神经,睁眼看看,发现你已被成千上万的蚂蚁作为拓展了的西部疆域,占领了。

躺在那儿,看光。看光怎样渐次向事物的西部移去,直到它们全被磨秃,最后只剩下一些蓝色的绒毛,布满树干和天空。星子在云南树林之上的冬天里,地开始潮湿,不能躺了,站起来,顺明月底下的山林漫步,到处是童话般的小光。这包括萤火虫和不同物体对月光的回应,一切事物的形都丧失了,只有光在不同的亮处、明处、晦处、暗处,不同的方位,把原来已被命名的事物打散,组合成一些圆的、方的,看上去像是一些新事物的轮廓。心中充满命名的兴奋和喜悦,把一群最坚硬的岩石叫做羊群,把一棵孤立的马尾松叫做堂吉诃德先生,这不足为怪,这不是浪漫者的小名堂、小幻觉,因为是被光的变化欺骗了,这是令人愉快的错觉。有时候,光会沿着一棵长满苔毛的老树的脊背溜下,像一只金色绒毛的松鼠。而真正的松鼠却看不见,它们隐身于大群的黑暗中,混迹于一堆看上去像老虎的东西中。看已置于错觉的位置,听却仍然保持着对事物的区别。那是一只松鼠在咀嚼,那是一只猫头鹰在啼叫,那是一只山鸡的嗓子,那是一头鹿子的步子。但在最黑暗的林子里,听也会茫然不知所措。那个东西窜过树林,它的边缘和大地上的其他事物摩擦、碰撞的声音是令人惊悚的,那种速度,那种力量,那种敏捷,那种无拘无束、无法无天,那生命比你更强大、更自在、更无所顾忌,你的听觉全被恐惧和自卑所占据。人的本能使你放过了某种真正的声音,你听错了,你听见的是你自己的顾虑重

重、疑神疑鬼和一颗疲弱不堪的心在跳动。你现在露出了真相,这个被你描述、赞美了一天的树林,现在像一个陷阱,到处是隐伏着危险的洞穴。

那时候才 21 点,你的离去使树林的真相永远被隐没。回头望望,那一片耸起在星夜中的黑暗的东西,是你无以言说的东西。

但它在着,不需要言说。它在那儿,云南 12 月份的天空下。那时,世界的思想里充满了寒冷和雪。而它在那儿,在世界的念头之外,在明朗的高处,结实、茂盛,充满汁液。在那儿,阴暗的低处,干燥、单薄、灿烂而易碎。在那儿,云南的冬天,那山冈上的树林上。

1991 年

春天

经常会有这样的春天，你呆在屋子里无所事事，看着窗子外面的蓝天发呆。鸟一闪而过，去了你永远不知道的地方。你知道在云南北方的岗子上，一树树梨花像白色的火把那样斜插在红土的山地中，猛烈地燃烧，大风吹过，遍地是白色的火星子。你知道与此同时，在云南之南，大河滚滚，波澜是蓝色的。两岸的低处和高处，阳处或阴处，干地或潮地，全都被花朵占领，它们正开得一片稀烂。花的脂肪从树枝上淌下来，阻塞了大河两岸的那些细小的支流，也阻碍了其他植物通向阳光的道路。蜜蜂像轰炸机那样嗡鸣。沿着道路，到处可遇见牧蜂人黑色的蜂箱。你当然曾经像一只幸福的蜜蜂那样闯入过这样的春天，但你毕竟不像蜜蜂那样，和花朵是一种家人的关系。你进入春天，但你是出家的人。你的道路与一只蜜蜂正相反。它偶尔撞入你的房间，它最终要找到返回春天的道路。所以，你一生中，虽然每个春天都听见花朵在山冈上嚎叫，但你只有很少的时间能亲抵现场。大多数时间，你只是知道事情正在发生，你通过蓝色的天空和风的速度知道事件在发展。是豹子的身上布满花朵，是蛇在花的花的洞穴中睡眠。而你远离现场，想象着那残酷的美。你恨不得立即就钻

进一只花蕾,在里面腐烂掉。或者成为一只毛茸茸的屎壳郎,在那蓬松的,被花朵的脂肪泡胀的红土壤中,扒个洞一头钻进去。但你仅仅是坐在屋子里,无所适从,渴望着无事生非。哦,那一切与你毫无关系。即使花朵把山冈压塌,把蜜蜂呛死,这一切也与你毫无关系。我曾经强烈地体验过这种残酷的无关,那时我在芒市附近的森林中,春月无边的夜晚,我独自一人,走过一座又一座铺满去年十二月落下的、尚未腐败的树叶的岗子,地面被月光戳出无数的斑块,蜜蜂不知到哪里去了,一路上遇见无数的花丛,它们中的一些,当着我的面打开,撬开烈酒罐子似的把气味放出来,香得令我恶心。这些花朵有些在月光中,有些在暗处,拼命地开放着,前仆后继,枯萎的才垂下,掉下,新的骨朵又打开了,仿佛有什么不可抗拒的诱惑在外面吸引它们,其实什么也没有,它们仅仅是要打开,要牺牲在盛开之中。在这美丽无比、安静、凉爽的春夜里,我却忍受着烦躁、闷闷不乐,像一头找不到活干的狼。我又听见一朵马缨花“叭”的一声开放了,我忽然明白,我的烦恼的根源是,我不想当人,我想当花,我要开放。我渴望作为花朵之一,与这春天的故乡,吻合。

1995 年

远方的声音

在云南的远方,你永远会感到有某种声音永不停息,有某种声音越过风和群山传来。这是河流的声音。云南人都知道,河流就在他们的周围。十年前,我在我的诗歌中写道“在我故乡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听到人们谈论这些河/就像谈到他们的神”。河流对于云南,不是文明史上的象征,不是古代的传说,而是越过时间传布到你的生命中的轰隆巨响。河流把生命带向遥远,但这遥远是永生不息的流动,而不是一个静止的彼岸。我非常喜欢那些歌颂河流的歌曲,可惜这样的歌在云南还没有被写出来。我听过施特劳斯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也听过葛罗菲的《大峡谷组曲》。我希望有一天,音乐天才出现,为我们谱写在北纬 21° — 30° 附近经过的河流。我很喜欢一首美国民歌《谢南多》。这是一首歌颂永恒的河流的歌曲,谢南多是一位美国印第安酋长的女儿的名字,也是一条河流的名字。“遥远啊,波涛滚滚的大河……”这是令我永远热泪盈眶的歌声。

1995 年

怒江

怒江的命名和怒族有关,因为怒族就住在怒江两岸的丛林中。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怒指的是江水的模样。它就是一条流在高原上的没有心情的大河。我所见的怒江在一座水泥大桥的附近,一段青黑色的江面,光芒像油脂一样漂浮着,它有它的声音,岸边是黑色的石头,但朝向河水的一面被洗白了,像一群正在站着下蛋的企鹅。我奇怪地把这条大河与教堂一词联系起来。我很年轻的时候,尚未开始我在云南高原的漫游,就听说过怒江。我的朋友是这么说的:我姐姐在怒江工作(怒江同时也是一个州的名字),坐车要坐三天,我去的时候,在江边的山头上看见一个教堂,非常感动,这些人为了宣传上帝的声音,来到这么远的地方。怒江,别说外国的传教士,就是对于我们云南人,也是遥远的啊。我朋友的这些话使我对怒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的朋友朱小羊告诉我,怒江像黑色的石油,因为他是在暗夜里面对怒江,他企图游泳横渡,跑到国外(缅甸)去看看。但他下水走了几米,非常害怕,就退了回来。怒江成为我青年时代众多浪漫的梦之一。我总有一天要去怒江。去干什么?为了目睹一条大河。多么朴素的愿望。多年后,我终于从长途汽车上下来,就顺着布满

碎石块的河岸陡坡,连跳带滚,下到怒江边,用双手把流动的江水攥出一捧,抹在额头,这江水像从冰箱里流出来的,我的头马上就开始发热,当汽车离开怒江的时候,我已经患了严重的感冒。到达怒江附近的一个小城的时候,我已经不能继续旅行了,我不得不住在旅馆里,到医院去打了三天的青霉素。怒江在晴朗的夜晚看上去是黑色的,但不是死黑,而是被黑夜的光芒处理得非常动人的黑色,与“非洲”一词有关的黑色。我再次路过怒江,是在夜里,倾斜的山脊犹如从宇宙的船舱中抛下的黑色鲸鱼,鳞片闪着匕首似的寒光,一条条插在怒江的岸上。那时我看见怒江中有令我惊骇的东西,抬起头来。

1985 年

在澜沧江中

我在黄昏时分进入澜沧江的水中,那是炎热的夏日,澜沧江是红色的,因为水在奔下高原的途中,被泥土染红了。我一丝不挂,进入水中。大河像液体的风,环绕着我。又像无情的手,将爬在我皮肤上的热,一片片刮掉。我则像一棵风中的树,在水中摇摆。水是温凉的,我在这新鲜的温度中丧失了对世界的意识。像在古代的黄昏渡过这条河流的豹子或狼那样,我成了一个潮湿的、在河流中的东西。我不能站稳,我不断地后退,我只有在后退中才能保持住身体的平衡。中流砥柱的诱惑,使我企图在河道上站住脚跟,但我立即被河流推倒,我碰到了那使河流流动的看不见的东西。我立即明白了所谓“不可抗拒”是指的什么。它推着我,不因为我是人而姑息,在这伟大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是只能后退的事物。名叫基督的站在这水中,他也得后退。这力量不是局部的,而是一种整体的厚度和力。我可以用手把局部的水推回去一些,或者用拳头在水面上砸出一些小坑,但我不能对抗它的流动,那力量柔韧而强大,犹如液体的广场,在革命的前夜,万众一心的群众。但这不是革命的手,是河流的手,是上帝而不是群众赋予它伟大的力量。但是在河流中,站不住脚的事物后退